

# 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傳

茅盈（前145 - ?）西汉咸阳（今属陕西）人，字叔申。《茅山志》、《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》记其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（前145年），少秉异操独味清虚，十八岁弃家入恒山读《道德经》与《周易传》，服饵内修；后师王君，西至龟山得见王母，告玉珮金琅之道、太极玄真之经。得王母之道，可上陟霄霞，登邀太极，寝晏高空，游行紫虚。又有「阴阳二景内真符」，与本文相随，属太上法，惟令授诸司命，后隐于句曲山（今称茅山，在江苏西南部）。修炼服气、辟穀术，并以医术救治世人。后其弟茅固、茅衷从其修道。时人称为大、中、小茅君。后世称茅氏三兄弟为「三茅真君」。茅盈证位司命真君东岳上卿，总括东岳，司命司禄，给玉童玉女各四十人，出入太微，受事太极。治宫赤城玉洞之府，后被奉为茅山上清派祖师。道教茅山派生修《上清经》，兼修《三皇文》、《灵宝经》，以符咒劾召鬼神，以戒箴传授弟子，服食辟穀、冶炼丹术，隋唐时盛行南山，成为道教三大符箓派之一。宋太宗和宋真宗、徽宗、理宗等屡有加封，先被封为「上茅九天上卿司命太元妙道冲虚圣佑真应真君」，宋徽宗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加封为「太元妙道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神君」，宋理宗淳佑九年（1249年）加封为「太元妙道冲虚圣佑真君东岳上卿司命神君」。

- [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傳——繁体](#)
- [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——简体](#)
- [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茅盈祖师——解文](#)

# 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傳——繁体

弟子中候仙人李遵字安林撰

真人姓茅，諱盈，字叔申，咸陽南關人也。姬胄分根，氏族於茅。積德累仁，祚流百世。誕縱明賢，繼踵相承。

高祖父，諱蒙，字初成，一字本初，深識玄遠，察覽興亡，知周之衰，不仕諸侯，乃師於北郭北阿鬼谷先生，遂隱華山，盤桓雲峰，逍遙幽岫，靜念神仙，高抗蕭寥，絕塵人間也。道成，以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，於華山之中，乘雲駕龍，白日昇天。先是時，其邑謠曰：「神仙得者茅初成，駕龍上昇入太清，時下玄洲戲赤城，繼世而住在我盈，帝若學之臘嘉平。」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，父老具對曰：「此仙人之謠，勸帝求長生之事。」於是始皇忻然乃有尋仙之志，因改臘曰「嘉平」。

曾祖父，諱偃，字泰能，蒙之第四子也。仕秦昭王之世，位爲舍人，稍遷車騎校尉、長平恭侯，毗弼霸正，有功業於時焉。

祖父，諱嘉，字正倫，仕秦莊王，爲廣信侯。始皇即位，嘉輔帝室，當莊襄王時也。秦地漸以并，巴蜀漢中宛郢置南郡矣。北收上郡以東爲河東，太原上黨，東至滎陽，滅二周，置三川郡，以呂不韋爲丞相，號文信侯，以嘉爲德信侯，使招置賓客遊士，欲并天下。始皇六年，韓魏趙衛楚共擊秦，取壽陵，始皇使嘉將兵攻之，有功焉。衛迫東都，嘉又剋之。始皇壯嘉志節，賜金五千斤。二十五年，秦大興兵，使嘉攻燕遼東，得燕王而還。又遣嘉定荊江，南地皆降。是年，置會稽郡，嘉將兵於會稽而亡。始皇哀其忠，因以相國禮葬之於長安龍首山西南。嘉有六子，並知名於時，始皇皆官爵承先，並各賜姓。

其第六子，諱祚，字彥英，不仕不學，志願農桑。生三子，長子即大司命君也，諱盈，字叔申；次子諱固，字季偉；小子諱衷，字思和。司命君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，二弟於戊戌、庚子歲。

君少稟異操，天才穎爍，矯志蕭抗，行邁遠逸，不營聞達，不交非類，獨味清虛，恬心玄漠。嘗謂二弟曰：「世務紛錯，履冰嶮巇。當慕高祖之逸舉，唯願肥遯之利貞耳。」盈時年十八，遂棄家委親，入於恆山，讀《老子道德經》及《周易傳》，採取山術而餌服之，潛景絕崖，素挺靈岫，仰希標玄，與世永違。積六年，思念至道，誠感密應，寢興妙論，通於神夢，髣髴見太玄玉女把玉札而攜之曰：「西城有王君，得真道，可爲君師。子奚不往尋而受教乎？」心豁靈暢，啟徒內爽，覺悟流光之騰暉，自謂已得之於千載矣。明辰植暉，東盼霄邁，登嶺陟峻，逕到西城，齋戒三月，沐浴向望，遂超榛冒險，稽首靈域，卒見王君駕神虎之輶，控轡神嶺，翱翔繡巖。於是投軀越阻，歸命道真，不覺而至君所。王君默使衛官見攝，將還玉宮洞臺之中。良久引進，叩頭頓首，求乞長生，匍匐肘行，重陳無已。王君顧謂左右曰：「形景空苦，似有志矣。」乃得接引誘問，戒以勿怠，遂留洞宮，執巾履之役者十七年。王君見君謹密，稍使主領衣書圖錄復三年。

命駕造白玉龜山，因攜君同詣王母於青琳宮。母曰：「總真挾肉人以登靈臺，不亦勞乎？」王君笑而不答，目君再拜，請乞奇要。君乃再拜，自陳於王母曰：「盈，小醜賤生，枯骨之餘，敢以不肖之軀而慕龍鳳之年，朝菌之質竊求積朔之期。雖仰遠流，莫以知濟。津塗堅塞，所要無寄。常恐一旦死於鑽放之難，取笑於世俗之夫。是以昔日負笈幽林，貪師所生，遂遇王君，哀盈丹苦，見授治身之要。豈圖今日一睹聖姿，恍惚大象，如淪神夢，救生護死，歸之乞丐。願賜長生之要，暫悟行屍之身。」西王母曰：「子心至哉！吾昔先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太帝君，見遺以要言，所謂玉珮金鑑之道、太極玄真之經，實天人之殊珍，上帝之奇秘。汝願聞之邪？」於是口告君以玉珮金鑑之道、太極玄真之經。君拜受所言，稽首而立。又告君曰：「夫金鑑者，上清之華蓋，陰景之內真。玉珮者，太上之隱玄，洞飛之寶章。得其道者，皆上陟霄霞，登邀太極，寢晏高空，遊行紫虛也。向說元始天王、太帝君言，是《太霄二景隱書》，玉珮金鑑之文章也。又有《陰陽二景內真符》，與本文相隨。太上法，惟令授諸司命。子玉札玄挺，錄字刊金，黃映內曜，素書上清，當爲上卿之君、司命之任矣。此道後當別付於子也。然不先聞明堂玄真之道，亦無由得《太霄隱書》。玄真之道，是食日月之法、練五神之術耳，非總真弟子不教、司命之挺不傳。」受命言訖，王君與君還西城，依承真訣，按而行之。三年，目有神光，面生玉澤。王君賜九轉還丹一劑、神方一首，立壇結誓，不許宣泄，乃使君歸，仍告之曰：「子道已成。後百年，求我於南嶽，授子仙任於吳越矣。」

君於是辭師乃歸，帶索混俗，亦不矯於世，自說入恆山北谷學儒俗之業。時年四十九，君父母尚存，父見，大怒曰：「爲子不孝，不親供養，遊走四方，吾當喻汝爲不生之子。」欲杖罰之。君長跪謝曰：「盈受命，應當得道。道法遯世，事不兩濟。雖違遠供養，無旦夕之益，能使家門平安，父母老壽。盈已受聖師符籙，見營助者以天丁之兵，見侍衛者以仙童玉女。今道已成，不可打擊，恐三官考察，非小故也。」父意未釋，亦欲驗君情狀，俾眾不惑。於是舉杖向君，杖即摧折，成數十段，段皆飛揚，如弓矢之發，中壁壁穿，中柱柱陷。父悟不凡，瞋意乃止。君曰：「向所故，正慮如此。邂逅中人，即有所傷耳。」父又曰：「子言得道，能起死人否？」對曰：「人有天祿終及積惡罪重者，不可更生；其橫受夭折，則可令起。」君乃召社公。父聞在中庭問社公曰：「此村中已死者，誰可召還？」社公答云：「某甲李乙。」君曰：「速約敕所關由，使發遣之。須事了，詣來白狀。」至日入後，社公來白事，某甲李乙事已決了，便可發出。遂告死者家人，掘地發棺。死人氣息，但不能語，舉而出之，三日能坐，語言了了。如是發數人家，皆遂生活，更數十歲，乃復死耳。遠近咸稱爲神明之君。

後日，貴盛諸侯，互有所請。君擁閉神關，塞妙杜驗，告之曰：「我昔學道，精思深山，山靈附我，因協以驅使之耳。非己自達其神，能死生於萬物也。」或迫之不已，君亦佯自篤病，以至於殆矣。淵池括囊，變適無倫。時人雖奇其有道，亦不能測其有爲也。後十餘年，君父母壽考而終，居喪盡禮，停家凡五十三年。

仲弟即定錄君，察孝廉，舉賢良，拜五官郎。征和二年轉太子太傅，元鳳元年拜破胡校尉、武威太守。季弟即保命君，

少以節行著名，隱華陰山。舉方正，不就。徙梁國，爲平王上賓。宣帝地節二年，遷洛陽令，轉拜西城校尉、上郡太守。元帝即位，拜五官大夫，轉西河太守。仲弟時爲執金吾，併當之官。鄉里父老少長相送者數百人。時君亦在座，謂賓曰：「吾雖不作二千石卿相，亦有仙靈之職。天帝見選，補東嶽上卿霍林司命君，總統吳越死生之籍，領拔學道，試校群仙。此亦上真宗師神官之要位也。來年四月三日，當昇舉。諸君能來顧如今日否？若見省者，亦不須有所損費，吾自當有以相供待也。」眾賓皆相然。

至期日，君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，無復寸芥，皆青縑帳屋，屋下鋪數重白氈，容數百人坐。遠近翕然相語：「此家得道當去。」小大顯集，來者塞道，客乃有數倍於送弟時。眾賓併集，爾乃大作主人，不見使人，但見金盤玉杯、奇饈異果，不可名字，酒又美好，自至人前，光景翕赫，不可名狀。絲竹金石，聲動天地。芳香之氣，達於數里。飲食隨益，六百餘人莫不醉飽。明日，迎官來至，文官則朱衣素帶，數百人，武官則甲兵牙旗，器械曜日。君乃與家人及親族辭決，語宗室子弟曰：「夫真仙道隱，貴在迹翳，不應表光曲飾，動耀視聽。吾所以不得默遯藏景、潛舉空同者，蓋欲以此道誘勸二弟之追慕也，亦何但固、衷之反迷耶？天下有心者，盡當注向神仙之冀獲耳！我今此去，權停江水之東，句曲之山。此山內有靈府，眾洞相通，穴岫長連，真洞仙館也。昔與聖師期，宜先於此以自清勵，恭伺天命，然後鎮彼大霍，居於赤城矣。」言畢周辭，即登羽車，參駕龍虎，浮空而去。東行十餘里，忽然不見。時元帝初元五年丁丑，君年一百二歲矣。

君初過江，立宅於良常山西南垂，以白蕩滌，質對神鬼。暫治句曲，內遊洞宮，推拔真仙，領統地官屬籍，關決生死。黑虎馴衛，白鵠交往，靈著江左，道惠百邑，吳越之境競爲臣僕，邦人因改名句曲山爲茅君山。

時二弟在官，聞兄玄迹妙邁，白日神仙，乘飛步虛，越波凌津，靈官奉從，節蓋旌旗，光耀天下，著於民口，始乃信仙化可學，神靈可致，然後明松喬不虛、鼎湖實有耳。於是各棄官還家，以日仄之年，方修糟粕遺事，不得口訣，未有補益。乃相與同嘆，相謂曰：「家兄得道，非他人也。何不往從，親稟問密訣，而乃留此，按云云方書，以規度世乎？縱往而不達，兄之神仙，終不使吾等死於非所也。」遂共棄家，扶輿自載，以尋斯舉，以漢元帝永光五年壬午三月六日渡江，求兄於東山。遂與相見，悲忻流涕。君告二弟曰：「悟何晚矣！」二弟跪謝曰：「固、衷頑下，不達道德，流湎風塵，希世臭味。垂纓漢朝，闔門完全，位至守相，享年壽考，皆兄神祐覆護之恩。蒙蔭以來，日用不覺，一旦失兄，若無天地。人非金石，命當有盡。年已朽仄，常慮奄忽。呼吸寄生，不朝則夕。昔日歸家，修兄遺事，不受真訣，未獲其效。越江來侍，規稟訓誨。願賜長生，濟弟無死。」君曰：「卿已老矣，難可補復。縱得真訣，適可成地上仙耳。其上清昇霄大術，非老夫所學。今且當漸階其易行，以自支住。」於是並教二弟服青芽始生咽沬液之道，以住血斷，補焦枯，攝筋骨之益，亦停年不死之法也。後語季偉曰：「卿宜服黃帝四扇散，我昔受之於高丘先生，今以相傳耳。」又語思和曰：「卿宜服王母回童散。思和體中損少於季偉，故宜服此，以填精補腦耳。夫此二方，皆妙法也。」二弟具受教敕，乃服藥咽沬，勤精靜思，又施行諸爲生生之戒慎者。如是十八年，色如處子。君曰：「藥已行矣。」因以長齋三年，乃授以上道，使存明堂玄真之炁，以攝運生精，理和魂神，竭誠精思，三年之中，神光乃現。於是六丁奉侍，天兵衛護。君又各賜九轉還丹一劑，並神方一首，各拜而服之，仙道成矣。

君乃啟王君，自陳二弟蒙天恩濟度，得爲地仙。仙法，要當佩錄受策，帶真極之符，然後書署處官，掌領所司。乞願推恩，平其覆蓋。王君曰：「子少學道德，勤心不懈。吾憫汝至志，是以相成，堅心關奏，爲子保舉之主。太上垂許，賜命神仙。二弟賴卿蔭祐，享年富貴，驕淫敗氣，止存視息，年出一百，非復學道時也。得神散靈方，變化久視，足矣。詎宜便受職署，爲地上之仙位乎？且曠古以來，兄弟俱仙，亦爲少矣。然子高祖得道，仁加萬物，積德所及，乃鍾子身。慈心仁和，每修陰功，誠可愍也。子屢請乞二弟仙官之職，今重賜玄水玉液丹，可使長齋而服之，慎他宣示。別宜關啟太帝，而保效之信，子當自將以來。」於時二弟雖內通神靈，外攝六丁，至於天真大神如王君之儔，猶未肯降見，明高卑不倫矣。

君使二弟清齋，服藥食芝畢，復相與心齋三月。詣青童方諸宮，書名金簡。次詣西城洞宮，朝見總真上宰。南詣衡山朱臺，謁太虛赤真人。歸方諸，請地仙三真之策。造赤城，受真變神符。又之羅、霍，求華旌繡幡。乃上登九宮，詣金闕，受聖君之書。頓首於闕下者三月，聖君乃命九微太真上相王大司命高晨師青童君，使上詣太上大道君協晨宮中，請朱官使者下，拜固、衷於金闕下。須臾，使者二人及侍從數千人俱，使者手授紫素之書以付固、衷。

太上遣齋紫素之書策中君文曰：

太上遣齋紫素之書策中君文曰：太上有命，天真書言：咸陽茅固，家於南關。厥字季偉，受名當仙。位爲定錄，兼統地真。使保舉有道，年命相關。勤恭所蒞，四極法令。宮館洞臺，治丹陽句曲之山。固其勛之，動靜察聞。

紫素策小君文曰：

盈固弟衷，挺業該清。雖晚反正，思微徹誠。斷馘六天，才穎標明。今屈司三官，保命建名。總括岱宗，領死記生。位爲地仙，九宮之英。勸教童蒙，開導方成。教訓女官，授諸妙靈。蒞治百鬼，典崇校精。關察水源，江河流傾。封掌金谷，藏錄玉漿。監植龍芝，洞草夜光。治於良常之山，帶北洞之口，鎮陰宮之門。衷其勉之，動靜以聞。（永始三年，歲在丁未。梁普通三年刻石於華陽南洞。）

使者受書訖而去。君敕二弟辭還所治。是以季偉有「地真上仙定錄神君」之號，思和有司「三官保命仙君」之位焉。各依紫素之命封蒞所治，神宮上府亦隨事而資給於二君矣。

大司命君住句曲四十三年，至哀帝元壽二年庚申歲，年一百四十有五。是歲八月十八日己酉，南嶽赤真人、西城王君、龜山王母、方諸青童君同造君於山中。時天皇帝遣逸域宮繡衣使者冷廣子期授君以神璽玉章。太微天帝君遣三天左宮御史管脩條，賜八龍錦輿、紫羽華衣。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石叔門，賜金虎真符、流金之鈴。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鮑丘等，賜以四節燕胎流明神芝、長曜靈飛夜光洞草，使拜而食之。佩璽服衣，正冠北首，帶符握鈴。畢，使者告君曰：「食太極四節隱芝者，位爲真卿。食金闕燕胎玉芝者，位爲司命。食東宮流明金英，則有司錄之

任。食長曜靈飛夜光洞草，則當爲真伯兼主總左右御史之任。子今日盡食之矣，壽同天地，位爲司命，授東嶽上卿，都統吳越之神靈，總帥江左之山元也。」言畢，使者各去。須臾，五帝君各乘方面色車，從官來下，銜太帝之命，授君九錫冊文，位爲「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」。文以紫玉爲版，黃金刻之。

天皇太帝授茅君九錫玉冊文（漢哀帝元壽二年太歲庚申八月十八日己酉）

惟盈，虛挺遠朗，幽眈妙玄。爰自童蒙，散髮北山。靜心林澤，積思求神。登峻履谷，艱尋師門。擲形絕嶠，投軀萬津。丹誠率往，肆其天然。遂造明匠，乃授靈篇。翦髮祝脆，殘首截身。帶索自樂，不恥飢寒。所適唯道，所保以真。情昭上帝，感激太玄。今敬授盈，位爲太元真人，領東嶽上卿司命神君。

君平心正格，秉操金石，丹心矯眾，棲神高映。今故報盈以玉鉞綠旌八威之策，使盈征伐源澤，折衝萬神。（其一）

君寒凍林谷，味玄仰真，思激窮岫，啟心精誠。今故報盈以紫髦之節、藕敷華冠，使盈招驅萬靈，封山召雲。（其二）

君棄家獨往，離親樂仙，契闊嶮巖，冬袒山川。今故報盈以繡羽紫帔、丹青飛裙，使盈從容霄階，攜命玉真。（其三）

君步驟深藪，足履危仞，心耽志尚，曾不愆憚。今故報盈以斑龍之輿、素虎之輶，使盈浮宴太空，飛輪帝庭。（其四）

君披榛併景，寒凌霜雪，心求明真，不戰不慄。今故報盈以曲晨寶蓋、瓊幃綠室，使遊盼九宮，靜神溫密。（其五）

君遠秀遯榮，無疲於心，潛形幽岳，精思萬林。今故報盈以流金火鈴、雙珠月明，可以上聞太極，通音上清。（其六）

君貞心高靜，淫累不經，素挺皓映，內外坦平。今故報盈以錦旌繡幡、白羽玄竿，可以呼召六陰，玉女侍軒。（其七）

君慈向觸物，陰德萬生，蠢動之毛，皆念經營。今故報盈以鳳鸞之簫、金鐘玉磬，可以和神虛館，樂真舞靈。（其八）

君飢渴養神，艱辛求真，萬物不能致其惑，干邪不能毀其淳。今故賜盈以紫琳之腴、玉漿金饗，可以壽同三光，刻簡丹瓊也。（其九）

盈標領清玄，紫暉八映，心暉重離，神曜太霞，實真人之長者，故以太元爲號。

君九德既備，積感太微。天人虛白，不期同歸。今酬九事，以報往懷。盈心神方朗，四靈所棲。丹真啟煥，秉直不回。正任全固，鑒無照微。今屈坐上卿，總括東嶽，又加司命之任，以領錄圖籍。給玉童玉女各四十人，以出入太微、受事太極也。治宮赤城玉洞之府。盈其蒞之，動靜以聞。

君伏受書署，再拜。畢，靈官上真五帝各去，唯師王君、西王母留後，爲君大設天廚。王母命諸侍女作樂，復歌《玄雲之曲》曰：

大象雖云寥，我把九天戶。披雲泛八景，倏忽適下土。  
空同成玄音，至靈不容冶。太帝唱扶宮，何悟風塵苦。  
頤神三元中，納精玉闕下。遂乘萬龍椿，落鳳盼九野。

又歌：

玄圃遏北臺，五城煥嵯峨。啟彼無涯津，泛此織女河。  
仰上昇絳庭，下遊日窟阿。顧盼八落外，指點九空遐。  
忽已不覺勞，豈悟少與多。撫璫命眾女，空遐忽已和。  
妙暢自然同，是爲玄雲歌。靈韶肆天韻，真音辭無邪。

歌訖，良久，俱詣二君之宮。二君頓首奉迎，北面稱小臣之敬。王母告之曰：「汝道雖成，所聞未足。我當爲汝二人有所要，以啜汝於此矣。」須臾，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聞。二君亦不知上元夫人是何神也。云：「西龜九靈敬謝太真王夫人：但不相見，已千餘年。天事勞我，致以愆面。茅固、衷道成，適來視之。久不向人問，主客對坐，邑邑不樂。夫人能暫來否？若能屈駕，當停相須。」侍女既去，少頃而返。上元夫人亦遣侍女答相聞云：「阿環再拜，上問起居。遠隔絳河，擾以官事。仰戀光潤，情係無遺。密香至，承降尊茅固、衷處，聞命之際，登當整駕，先被太帝君敕，使詣希林，校定《三元錄》，正爾暫往，如是當還。遂便束帶，願暫小留。」二君因問王母：「不審上元夫人爲何真也？」王母曰：「三天真皇之母，上元之高真，統領十方玉女之名錄也。」

當二時許，上元夫人至。來時，聞雲空之中簫鼓之音，龍馬之鳴也。既至，從官數千人，皆女子，年齊十六七許，形容明逸，多服青綾紋衣，光采耀目。夫人年可十八九，靈儀絕整，服赤霜之袍，披青毛錦裘，頭作三角髻，散餘髮至腰，戴九晨耀日之冠，帶六出火玉之佩，腰鳳文琳華之綬，佩流黃輝精之劍。入室，向王母拜，王母止之，呼與同坐北向。上元夫人設廚，乃不異王母所設。王君敕二君再拜，自陳曰：「固、衷受性頑鄙，生長濁亂，面牆不啟，無聞道真。然貪生畏死，宗奉師元。今日成拔，此乃天願，唯垂衷告。」夫人愍二君之向真，惟靈妙之未啟，乃敕侍女宋辟非出《三元流珠》《丹景道精》《隱地八術》《太極綠景》凡四經，以傳於二君。王母復敕侍女李方明出《玉珮金璫太霄隱書》《洞飛二景內符》，傳司命君。

上元夫人有言於王母曰：「阿母《隱書》之妙，上真內經，封之金臺。佩入太微，乃徑輪而前，衛文大武，卻伏抱關。出登上清，則振身瑤房。左邀希林，長招仙公。右棲白山，下盼太空。泛彼天津，則乘雲騎龍。遊此名山，則真人詣房，萬神奉衛，山精司迎。動有八景玉輿，靜則寢寢金堂。此文妙矣，所謂玉珮金璫也。環有《三元流珠》《丹景道精》《隱地八術》《太極綠景》經，能返老還少，卻白回嬰，摧折千魔，驅策百靈，致明月之黃華，得白日之赤精，藏軀翳景，萬物化生，出水入火，叱咤幽冥，收束虎豹，呼召六丁，隱淪八地，顛倒五星，久視在身，與天相傾耳。安及《太霄隱書》八會之奇文乎？用之眇邈，可以登玉京之宮，紛紛飄飄，入流霞之堂，臣五嶽之主，坐司命之牀，挹鳳腴之醴，漱蕊丹之觴，駕八龍以凌空御虛，落紫雲而高浮遠翔。」

於是上元夫人下席起立，左手執四部經，右手執受書盟，仰天向二君祝曰：

九天浩洞，太上曜靈。神照玄微，清虛朗明。  
登希者妙，守氣者生。至心道臻，寂感真成。  
役神形辱，安精年榮。石精金光，藏景錄形。  
左右招神，天元策靈。可以步虛，可以淪形。  
長生久視，與天同明。違盟泄漏，禍必族傾。  
各宜慎禍，敢告茅生。

祝畢，二君拜受靈書，抱之肘腋焉。王母亦下座，手執《太霄隱書》，覆命侍女張靈子把交信之盟，對司命君啟手授書，向天而祝曰：

天高地卑，五嶽鎮形。元津激氣，滄澤玄精。  
天回九道，六和長平。太霄隱書，玉珮金璫，  
玉景八會，寶洞上章。登行太極，上清瑤房。  
泄則受考，身獲天殃。受者慎之，敢告茅盈。

君伏受《隱書》。宴集受事粗畢，西王母、上元夫人各去，唯王君復留。於是君與二弟決別，而與王君俱之赤城玉洞之府也。道次諸山川，有司迎啟引者將以千萬矣。臨去，告二弟曰：「吾今去，便有局任，不得數相往來，旦夕相見。要當一年再過來於此山，三月十八日、十二月二日，期要吾師及南嶽太虛赤真人，遊盼於二弟之處也，將可記識之。有好事者，待我於是日，吾自當料理之，有以相教，訓於未悟。」

於是二君留治此山，洞內立宮，結構於外，將道著萬物，流潤蒼生，德加鳥獸，各獲其情，神驗禍福，罪惡必明，內法既融，外教坦平。爾乃風雨以時，五禾熟成，疾癘不起，暴害不行，境無災眚，邑無賊兵。時父老謠歌曰：

茅山連金陵，江湖據下流。三神乘白鵠，各治一山頭。  
召雨灌旱稻，陸田苗亦柔。妻子咸保室，使我百無憂。  
白鵠翔青天，何時復來遊？

三君往曾各乘白鵠集山之三處，時人互有見者，是以發於歌詠矣。乃復因鵠集之處，分句曲之山為大茅君、中茅君、小茅君三山焉。統而言之，盡是句曲之一山耳，無異名也。

父老雖外承茅君仙真之靈佑，而實未睹溫顏於膝下。茅君亦潛閒洞宮，頤神葆真，忽臭味之交馳，遠凡俗以靜身，故不復外接眾庶耳。唯好道骨挺之子，時得抽引相見。至於澤溉萬物，德加兆民，已陰為用也。時人惟此靈德之洋溢，同於天地大神，亦顯聖道之無心，因民情而為感矣，遂乃相率扶老攜少，挈糧壺漿，共起壇積基，立廟觀於山中，窮工肆巧，結構連阿，圖三君之像於丹青之榜，書神靈之德於能宣之筆。播殖百果，竹柏成林。決利清流於毗陵之元。虎豹衛災，巨狩備關。素鴻玄鳥，翰飛戾天。勇者懾其武，仁者懷其文。農夫感敬於洪澤，萬物宗庇於靈信。垂死者必獲其生，學道者棲慕於牆岸矣。

明帝永平二年詔敕郡縣，修靈山大澤能興雲雨有益百姓者廟，如陳國老子廟，會稽夏禹廟，丹陽句曲茅真人之廟，長沙湘水黃陵二妃、屈原之廟，有是此之比者，皆德遺黎民，道匠萬物，或標聖母之高軌，或範聖賢之靈迹，是故象以銘器，廟以期神，皆當因而營護，使守而修之。

時邑人通呼此廟為白鵠廟，而實不知司命君早已東之赤城也。昔人有至心好道入廟請命者，或聞二君在帳中與人言語，或見白鵠在帳中。白鵠者，是服九轉還丹，使能分形之變化也，亦可化作數十白鵠，或可乘之以飛行，而本形故在所止也。二君性好音樂，其有所持念人每入廟者，二君常從方諸宮及西城請天妓。天妓來時，皆聞虛空之中有音樂之聲來下稍近。既到，管絃歌音非人世所聞，清哀激洞而不可名。終日，乃遣妓。妓去亦復並作，並去漸遠，良久乃不聞。夫此之神者，是能變化假景，因百姓之心，以順其情耳。本真定形，故自燕逸洞臺，頤光潛輝乎。

定錄君曰：句曲自是司命之別宮，吾人亦不得為洞臺之正主也。東卿司命監太山之眾真，總括吳越之萬神，可謂道淵德高，折衝群靈者也。賈玄道、李叔昇、言城生、傅道流，並受司命君之要也。玄道，河東人，周威王之末年生。叔昇，涿郡人，漢元帝時生。道流，北地人，漢靈帝殿中將軍也。城生，吳人，後漢劉聖公時為武當郡尉也。受學至勤，並得真道，後入太山交子小白陽山中，此所謂地真者也。李冀字仲甫者，京兆人也，與司命君俱事西城王君。仲甫為入室弟子，司命君為北牖弟子。但仲甫所受業異，恆服水玉，有效，能步斗隱形，晝夜行三綱六紀之法，又作白虎七變，百餘歲，轉更少壯，與司命君同受還丹一劑，服而歸家。仲甫相識人，相去五百里，常以張羅為業，當晨張羅，獲一大鳥，視察之，乃是仲甫。語畢別去，言己復是日還家。在民間二百五十年。漢靈帝時，入西嶽，去亦有迎官如司命君初發時也，受書為西嶽副司命，每自歎云：「吾受業少，不如茅叔申，此亦吾之命也。」仲甫曾以七變神法傳左元放，元放修之，亦變化萬端矣。

據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四，茅山志三神紀第二篇卷之第三，及真誥，逍遙子校勘整理。  
大元真人聖誕（十月初三）前一日 2022.10.26

三茅真君誥 志心皈命禮

天人道德，僊聖真師。

孝悌通於神明，恩澤被於家國。隱恆山而悟道，棲句曲以昇天。

主岱宗衡霍之山，職赤城華陽之洞。劫運陰陽而統幹，雷霆水澤以兼司。

接二弟之英姿，授登真之祕訣。咸領神僊之策，共膺玉冊之榮。

德普幽明，仁霑普率。隨機赴感，誓願弘深。

太元妙道沖虛聖佑真應真君。

地仙上真定錄右禁至道沖靜德佑妙應真君。

地仙至真三官保命微妙沖慧仁佑神應真君。

九天司命上卿，三茅應化天尊。

# 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——简体

弟子中候仙人李遵字安林撰

真人姓茅，讳盈，字叔申，咸阳南关人也。姬胄分根，氏族于茅。积德累仁，祚流百世。诞纵明贤，继踵相承。

高祖父，讳蒙，字初成，一字本初，深识玄远，察览兴亡，知周之衰，不仕诸侯，乃师于北郭北阿鬼谷先生，遂隐崑山，盘桓云峰，逍遥幽岫，静念神仙，高抗萧寥，绝尘人间也。道成，以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，于崑山之中，乘云驾龙，白日升天。先是时，其邑谣曰：「神仙得者茅初成，驾龙上升入太清，时下玄洲戏赤城，继世而往在我盈，帝若学之腊嘉平。」始皇闻谣歌而问其故，父老具对曰：「此仙人之谣，劝帝求长生之事。」于是始皇忻然乃有寻仙之志，因改腊曰「嘉平」。

曾祖父，讳偃，字泰能，蒙之第四子也。仕秦昭王之世，位为舍人，稍迁车骑校尉、长平恭侯，毗弼霸正，有功业于时焉。

祖父，讳嘉，字正伦，仕秦庄王，为广信侯。始皇即位，嘉辅帝室，当庄襄王时也。秦地渐以并，巴蜀汉中宛郢置南郡矣。北收上郡以东为河东，太原上党，东至荥阳，灭二周，置三川郡，以吕不韦为丞相，号文信侯，以嘉为德信侯，使招置宾客游士，欲并天下。始皇六年，韩魏赵卫楚共击秦，取寿陵，始皇使嘉将兵攻之，有功焉。卫迫东都，嘉又克之。始皇壮嘉志节，赐金五千斤。二十五年，秦大兴兵，使嘉攻燕辽东，得燕王而还。又遣嘉定荆江，南地皆降。是年，置会稽郡，嘉将兵于会稽而亡。始皇哀其忠，因以相国礼葬之于长安龙首山西南。嘉有六子，并知名于时，始皇皆官爵承先，并各赐姓。

其第六子，讳祚，字彦英，不仕不学，志愿农桑。生三子，长子即大司命君也，讳盈，字叔申；次子讳固，字季伟；小子讳衷，字思和。司命君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丙申岁，二弟于戊戌、庚子岁。

君少禀异操，天才颖烁，矫志萧抗，行迈远逸，不营闻达，不交非类，独味清虚，恬心玄漠。尝谓二弟曰：「世务纷错，履冰峻嶷。当慕高祖之逸举，唯愿肥遁之利贞耳。」盈时年十八，遂弃家委亲，入于恒山，读《老子道德经》及《周易传》，采取山术而饵服之，潜景绝崖，素挺灵岫，仰希标玄，与世永违。积六年，思念至道，诚感密应，寝兴妙论，通于神梦，仿佛见太玄玉女把玉札而携之曰：「西城有王君，得真道，可为君师。子奚不往寻而受教乎？」心豁灵畅，启徒内爽，觉悟流光之腾晬，自谓已得之于千载矣。明辰植晖，东盼霄迈，登岭陟峻，径到西城，斋戒三月，沐浴向望，遂超榛冒险，稽首灵域，卒见王君驾神虎之辔，控辔神岭，翱翔绣岩。于是投躯越阻，归命道真，不觉而至君所。王君默使卫官见摄，将还玉宫洞台之中。良久引进，叩头顿首，求乞长生，匍匐肘行，重陈无已。王君顾谓左右曰：「形景空苦，似有志矣。」乃得接引诱问，戒以勿怠，遂留洞宫，执巾履之役者十七年。王君见君谨密，稍使主领衣书图篆复三年。

命驾造白玉龟山，因携君同诣王母于青琳宫。母曰：「总真挟肉人以登灵台，不亦劳乎？」王君笑而不答，目君再拜，请乞奇要。君乃再拜，自陈于王母曰：「盈，小丑贱生，枯骨之余，敢以不肖之躯而慕龙凤之年，朝菌之质窃求积朔之期。虽仰远流，莫以知济。津涂坚塞，所要无寄。常恐一旦死于钻放之难，取笑于世俗之夫。是以昔日负笈幽林，贪师所生，遂遇王君，哀盈丹苦，见授治身之要。岂图今日一睹圣姿，恍惚大象，如沦神梦，救生护死，归之乞丐。愿赐长生之要，暂悟行尸之身。」西王母曰：「子心至哉！吾昔先师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太帝君，见遗以要言，所谓玉珮金铛之道、太极玄真之经，实天人之殊珍，上帝之奇秘。汝愿闻之邪？」于是口告君以玉珮金铛之道、太极玄真之经。君拜受所言，稽首而立。又告君曰：「夫金铛者，上清之华盖，阴景之内真。玉珮者，太上之隐玄，洞飞之宝章。得其道者，皆上陟霄霞，登邀太极，寝宴高空，游行紫虚也。向说元始天王、太帝君言，是《太霄二景隐书》，玉珮金铛之文章也。又有《阴阳二景内真符》，与本文相随。太上法，惟令授诸司命。子玉札玄挺，录字刊金，黄映内曜，素书上清，当为上卿之君、司命之任矣。此道后当别付于子也。然不先闻明堂玄真之道，亦无由得《太霄隐书》。玄真之道，是食日月之法、练五神之术耳，非总真弟子不教、司命之挺不传。」受命言讫，王君与君还西城，依承真诀，按而行之。三年，目有神光，面生玉泽。王君赐九转还丹一剂、神方一首，立坛结誓，不许宣泄，乃使君归，仍告之曰：「子道已成。后百年，求我于南岳，授子仙任于吴越矣。」

君于是辞师乃归，带索混俗，亦不矫于世，自说入恒山北谷学儒俗之业。时年四十九，君父母尚存，父见，大怒曰：「为子不孝，不亲供养，游走四方，吾当喻汝为不生之子。」欲杖罚之。君长跪谢曰：「盈受命，应当得道。道法遁世，事不两济。虽违远供养，无旦夕之益，能使家门平安，父母老寿。盈已受圣师符篆，见营助者以天丁之兵，见侍卫者以仙童玉女。今道已成，不可打击，恐三官考察，非小故也。」父意未释，亦欲验君情状，俾众不惑。于是举杖向君，杖即摧折，成数十段，段皆飞扬，如弓矢之发，中壁壁穿，中柱柱陷。父悟不凡，瞋意乃止。君曰：「向所启，正虑如此。邂逅中人，即有所伤耳。」父又曰：「子言得道，能起死人否？」对曰：「人有天禄终及积恶罪重者，不可更生；其横受夭折，则可令起。」君乃召社公。父闻在中庭问社公曰：「此村中已死者，谁可召还？」社公答云：「某甲李乙。」君曰：「速约敕所关由，使发遣之。须事了，诣来白状。」至日入后，社公来白事，某甲李乙事已决了，便可发出。遂告死者家人，掘地发棺。死人气息，但不能语，举而出之，三日能坐，语言了了。如是发数人家，皆遂生活，更数十岁，乃复死耳。远近咸称为神明之君。

后日，贵盛诸侯，互有所请。君拥闭神关，塞妙杜验，告之曰：「我昔学道，精思深山，山灵附我，因协以驱使之耳。非己自达其神，能死生于万物也。」或迫之不已，君亦佯自笃病，以至于殆矣。渊池括囊，变适无伦。时人虽奇其有道，亦不能测其有为也。后十余年，君父母寿考而终，居丧尽礼，停家凡五十三年。

仲弟即定录君，察孝廉，举贤良，拜五官郎。征和二年转太子太傅，元凤元年拜破胡校尉、武威太守。季弟即保命君，



少以节行著名，隐华阴山。举方正，不就。徙梁国，为平王上宾。宣帝地节二年，迁洛阳令，转拜西城校尉、上郡太守。元帝即位，拜五官大夫，转西河太守。仲弟时为执金吾，并当之官。乡里父老少长相送者数百人。时君亦在座，谓宾曰：「吾虽不作二千石卿相，亦有仙灵之职。天帝见选，补东岳上卿霍林司命君，总统吴越死生之籍，领拔学道，试校群仙。此亦上真宗师神官之要位也。来年四月三日，当升举。诸君能来顾如今日否？若见省者，亦不须有所损费，吾自当有以相供待也。」众宾皆相然。

至期日，君门前数顷地忽自平治，无复寸芥，皆青缣帐屋，屋下铺数重白毡，容数百人坐。远近翕然相语：「此家得道当去。」小大显集，来者塞道，客乃有数倍于送弟时。众宾并集，尔乃大作主人，不见使人，但见金盘玉杯、奇肴异果，不可名字，酒又美好，自至人前，光景翕赫，不可名状。丝竹金石，声动天地。芳香之气，达于数里。饮食随益，六百余人莫不醉饱。明日，迎官来至，文官则朱衣素带，数百人，武官则甲兵牙旗，器械曜日。君乃与家人及亲族辞决，语宗室子弟曰：「夫真仙道隐，贵在迹翳，不应表光曲饰，动耀视听。吾所以不得默遁藏景、潜举空同者，盖欲以此道诱劝二弟之追慕也，亦何但固、衷之反迷耶？天下有心者，尽当注向神仙之冀获耳！我今此去，权停江水之东，句曲之山。此山内有灵府，众洞相通，穴岫长连，真洞仙馆也。昔与圣师期，宜先于此以自清励，恭伺天命，然后镇彼大霍，居于赤城矣。」言毕周辞，即登羽车，参驾龙虎，浮空而去。东行十余里，忽然不见。时元帝初元五年丁丑，君年一百二岁矣。

君初过江，立宅于良常山西南垂，以白荡涤，质对神鬼。暂治句曲，内游洞宫，推拔真仙，统领地官属籍，关决生死。黑虎驯卫，白鹄交往，灵着江左，道惠百邑，吴越之境竟为臣仆，邦人因改名句曲山为茅君山。

时二弟在官，闻兄玄迹妙迈，白日神仙，乘飞步虚，越波凌津，灵官奉从，节盖旌旗，光耀天下，着于民口，始乃信仙化可学，神灵可致，然后明松乔不虚、鼎湖实有耳。于是各弃官还家，以日仄之年，方修糟粕遗事，不得口诀，未有补益。乃相与同叹，相谓曰：「家兄得道，非他人也。何不往从，亲禀问秘诀，而乃留此，按云云方书，以规度世乎？纵往而不达，兄之神仙，终不使吾等死于非所也。」遂共弃家，扶輿自载，以寻斯举，以汉元帝永光五年壬午三月六日渡江，求兄于东山。遂与相见，悲忻流涕。君告二弟曰：「悟何晚矣！」二弟跪谢曰：「固、衷顽下，不达道德，流湎风尘，希世臭味。垂纓汉朝，阖门完全，位至守相，享年寿考，皆兄神佑覆护之恩。蒙荫以来，日用不觉，一旦失兄，若无天地。人非金石，命当有尽。年已朽仄，常虑奄忽。呼吸寄生，不朝则夕。昔日归家，修兄遗事，不受真诀，未获其效。越江来侍，规禀训诲。愿赐长生，济弟无死。」君曰：「卿已老矣，难可补复。纵得真诀，适可成地上仙耳。其上清升霄术，非老夫所学。今且当渐阶其易行，以自支住。」于是并教二弟服青芽始生咽沬液之道，以住血断，补焦枯，摄筋骨之益，亦停年不死之法也。后语季伟曰：「卿宜服黄帝四扇散，我昔受之于高丘先生，今以相传耳。」又语思和曰：「卿宜服王母回童散。思和体中损少于季伟，故宜服此，以填精补髓耳。夫此二方，皆妙法也。」二弟具受教敕，乃服药咽沬，勤精静思，又施行诸为生生之戒慎者。如是十八年，色如处子。君曰：「药已行矣。」因以长斋三年，乃授以上道，使存明堂玄真之炁，以摄运生精，理和魂神，竭诚精思，三年之中，神光乃现。于是六丁奉侍，天兵卫护。君又各赐九转还丹一剂，并神方一首，各拜而服之，仙道成矣。

君乃启王君，自陈二弟蒙天恩济度，得为地仙。仙法，要当佩篆受策，带真极之符，然后书署处官，掌领所司。乞愿推恩，平其覆盖。王君曰：「子少学道德，勤心不懈。吾悯汝至志，是以相成，坚心关奏，为子保举之主。太上垂许，赐命神仙。二弟赖卿荫佑，享年富贵，骄淫败气，止存视息，年出一百，非复学道时也。得神散灵方，变化久视，足矣。诃宜便受职署，为地上之仙位乎？且旷古以来，兄弟俱仙，亦为少矣。然子高祖得道，仁加万物，积德所及，乃钟子身。慈心仁和，每修阴功，诚可愍也。子屡请乞二弟仙官之职，今重赐玄水玉液丹，可使长斋而服之，慎他宣示。别宜关启太帝，而保效之信，子当自将以来。」于时二弟虽内通神灵，外摄六丁，至于天真大神如王君之侔，犹未肯降见，明高卑不伦矣。

君使二弟清斋，服药食芝毕，复相与心斋三月。诣青童方诸宫，书名金简。次诣西城洞宫，朝见总真上宰。南诣衡山朱台，谒太虚真人。归方诸，请地仙三真之策。造赤城，受真变神符。又之罗、霍，求华旌绣幡。乃上登九宫，诣金阙，受圣君之书。顿首于阙下者三月，圣君乃命小微太真上相王大司命高晨师青童君，使上诣太上大道君协晨宫中，请朱官使者下，拜固、衷于金阙下。须臾，使者二人及侍从数千人俱，使者手授紫素之书以付固、衷。

太上遣赉紫素之书策中君文曰：

太上遣赉紫素之书策中君文曰：太上有命，天真书言：咸阳茅固，家于南关。厥字季伟，受名当仙。位为定录，兼统地真。使保举有道，年命相关。勤恭所莅，四极法令。官馆洞台，治丹阳句曲之山。固其勤之，动静察闻。

紫素策小君文曰：

盈固弟衷，挺业该清。虽晚反正，思微彻诚。断馘六天，才颖标明。今屈司三官，保命建名。总括岱宗，领死记生。位为地仙，九宫之英。劝教童蒙，开导方成。教训女官，授诸妙灵。莅治百鬼，典崇校精。关察水源，江河流倾。封掌金谷，藏录玉浆。监植龙芝，洞草夜光。治于良常之山，带北洞之口，镇阴宫之门。衷其勉之，动静以闻。（永始三年，岁在丁未。梁普通三年刻石于华阳南洞。）

使者受书讫而去。君敕二弟辞还所治。是以季伟有「地真上仙定录神君」之号，思和有司「三官保命仙君」之位焉。各依紫素之命封莅所治，神官上府亦随事而资给于二君矣。

大司命君住句曲四十三年，至哀帝元寿二年庚申岁，年一百四十有五。是岁八月十八日己酉，南岳赤真人、西城王君、龟山王母、方诸青童君同造君于山中。时天皇大帝遣逸域宫绣衣使者冷广子期授君以神玺玉章。太微天帝君遣三天左宫御史管修条，赐八龙锦舆、紫羽华衣。太上大道君遣协晨大夫石叔门，赐金虎真符、流金之铃。金阙圣君命太极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鲍丘等，赐以四节燕胎流明神芝、长曜灵飞夜光洞草，使拜而食之。佩玺服衣，正冠北首，带符握铃。毕，使者告君曰：「食太极四节隐芝者，位为真卿。食金阙燕胎玉芝者，位为司命。食东宫流明金英，则有司录之



任。食长曜灵飞夜光洞草，则当为真伯兼主总左右御史之任。子今日尽食之矣，寿同天地，位为司命，授东岳上卿，都统吴越之神灵，总帅江左之山元也。」言毕，使者各去。须臾，五帝君各乘方面色车，从官来下，衔太帝之命，授君九锡册文，位为「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」。文以紫玉为版，黄金刻之。

天皇太帝授茅君九锡玉册文（汉哀帝元寿二年太岁庚申八月十八日己酉）

惟盈，虚挺远朗，幽眈妙玄。爰自童蒙，散发北山。静心林泽，积思求神。登峻履谷，艰寻师门。掷形绝愕，投躯万津。丹诚率往，肆其天然。遂造明匠，乃授灵篇。翦发祝跪，残首截身。带索自乐，不耻饥寒。所适唯道，所保以真。情昭上帝，感激太玄。今敬授盈，位为太元真人，领东岳上卿司命神君。

君平心正格，秉操金石，丹心矫众，栖神高映。今故报盈以玉钺绿旌八威之策，使盈征伐源泽，折冲万神。（其一）

君寒冻林谷，味玄仰真，思激穷岫，启心精诚。今故报盈以紫髦之节、藕敷华冠，使盈招驱万灵，封山召云。（其二）

君弃家独往，离亲乐仙，契阔嶮巇，冬袒山川。今故报盈以绣羽紫帔、丹青飞裙，使盈从容霄阶，携命玉真。（其三）

君步骤深藪，足履危仞，心耽志尚，曾不愆惮。今故报盈以斑龙之舆、素虎之辔，使盈浮宴太空，飞轮帝庭。（其四）

君披榛并景，寒凌霜雪，心求明真，不战不栗。今故报盈以曲晨宝盖、琼帙绿室，使游盼九宫，静神温密。（其五）

君远秀遁荣，无疲于心，潜形幽岳，精思万林。今故报盈以流金火铃、双珠月明，可以上闻太极，通音上清。（其六）

君贞心高静，淫累不经，素挺皓映，内外坦平。今故报盈以锦旌绣幡、白羽玄竿，可以呼召六阴，玉女侍轩。（其七）

君慈向触物，阴德万生，蠢动之毛，皆念经营。今故报盈以凤鸾之箫、金钟玉磬，可以和神虚馆，乐真舞灵。（其八）

君饥渴养神，艰辛求真，万物不能致其惑，干邪不能毁其淳。今故赐盈以紫琳之腴、玉浆金饗，可以寿同三光，刻简丹琼也。（其九）

盈标领清玄，紫暉八映，心晖重离，神曜太霞，实真人之长者，故以太元为号。

君九德既备，积感太微。天人虚白，不期同归。今酬九事，以报往怀。盈心神方朗，四灵所栖。丹真启焕，秉直不回。正任全固，鉴无照微。今屈坐上卿，总括东岳，又加司命之任，以领录图籍。给玉童玉女各四十人，以出入太微、受事太极也。治宫赤城玉洞之府。盈其莅之，动静以闻。

君伏受书署，再拜。毕，灵官上真五帝各去，唯师王君、西王母留后，为君大设天厨。王母命诸侍女作乐，复歌《玄云之曲》曰：

大象虽云寥，我把九天户。披云泛八景，倏忽适下土。  
空同成玄音，至灵不容冶。太帝唱扶宫，何悟风尘苦。  
顾神三元中，纳精玉阙下。遂乘万龙椿，落凤盼九野。

又歌：

玄圃遏北台，五城焕嵯峨。启彼无涯津，泛此织女河。  
仰上升绛庭，下游日窟阿。顾盼八落外，指点九空遐。  
忽已不觉劳，岂悟少与多。抚璫命众女，空遐忽已和。  
妙畅自然同，是为玄云歌。灵韶肆天韵，真音辞无邪。

歌讫，良久，俱诣二君之宫。二君顿首奉迎，北面称小臣之敬。王母告之曰：「汝道虽成，所闻未足。我为汝二人有所要，以啖汝于此矣。」须臾，遣侍女郭密香与上元夫人相闻。二君亦不知上元夫人是何神也。云：「西龟九灵敬谢太真王夫人：但不相见，已千余年。天事劳我，致以愆面。茅固、衷道成，适来视之。久不向人问，主客对坐，邑邑不乐。夫人能暂来否？若能屈驾，当停相须。」侍女既去，少顷而返。上元夫人亦遣侍女答相闻云：「阿环再拜，上问起居。远隔绛河，扰以官事。仰恋光润，情系无遗。密香至，承降尊茅固、衷处，闻命之际，登当整驾，先被太帝君敕，使诣希林，校定《三元策》，正尔暂往，如是当还。遂便束带，愿暂小留。」二君因问王母：「不审上元夫人为何真也？」王母曰：「三天真皇之母，上元之高真，统领十方玉女之名录也。」

当二时许，上元夫人至。来时，闻云空之中箫鼓之音，龙马之鸣也。既至，从官数千人，皆女子，年齐十六七许，形容明逸，多服青绫纹衣，光采耀目。夫人年可十八九，灵仪绝整，服赤霜之袍，披青毛锦裘，头作三角髻，散余发至腰，戴九晨耀日之冠，带六出火玉之佩，腰凤文琳华之绶，佩流黄辉精之剑。入室，向王母拜，王母止之，呼与同坐北向。上元夫人设厨，乃不异王母所设。王君敕二君再拜，自陈曰：「固、衷受性顽鄙，生长浊乱，面墙不启，无闻道真。然贪生畏死，宗奉师元。今日成拔，此乃天愿，唯垂衷告。」夫人愍二君之向真，惟灵妙之未启，乃敕侍女宋辟非出《三元流珠》《丹景道精》《隐地八术》《太极绿景》凡四经，以传于二君。王母复敕侍女李方明出《玉珮金琅太霄隐书》《洞飞二景内符》，传司命君。

上元夫人有言于王母曰：「阿母《隐书》之妙，上真内经，封之金台。佩入太微，乃径轮而前，卫文大武，却伏抱关。出登上清，则振身瑶房。左邀希林，长招仙公。右栖白山，下盼太空。泛彼天津，则乘云骑龙。游此名山，则真人诣房，万神奉卫，山精司迎。动有八景玉舆，静则宴寝金堂。此文妙矣，所谓玉珮金珰也。环有《三元流珠》《丹景道精》《隐地八术》《太极绿景》经，能返老还少，却白回婴，摧折千魔，驱策百灵，致明月之黄华，得白日之赤精，藏躯翳景，万物化生，出水入火，叱咤幽冥，收束虎豹，呼召六丁，隐沦八地，颠倒五星，久视在身，与天相倾耳。安及《太霄隐书》八会之奇文乎？用之眇邈，可以登玉京之宫，纷纷飘飘，入流霞之堂，臣五岳之主，坐司命之床，挹凤腴之醴，漱蕊丹之觞，驾八龙以凌空御虚，落紫云而高浮远翔。」

于是上元夫人下席起立，左手执四部经，右手执受书盟，仰天向二君祝曰：

九天浩洞，太上曜灵。神照玄微，清虚朗明。  
登希者妙，守气者生。至心道臻，寂感真成。  
役神形辱，安精年荣。石精金光，藏景录形。  
左右招神，天元策灵。可以步虚，可以沦形。  
长生久视，与天同明。违盟泄漏，祸必族倾。  
各宜慎祸，敢告茅生。

祝毕，二君拜受灵书，抱之肘腋焉。王母亦下座，手执《太霄隐书》，覆命侍女张灵子把交信之盟，对司命君启手授书，向天而祝曰：

天高地卑，五岳镇形。元津激气，沧泽玄精。  
天回九道，六和长平。太霄隐书，玉珮金珰，  
玉景八会，宝洞上章。登行太极，上清瑶房。  
泄则受考，身获天殃。受者慎之，敢告茅盈。

君伏受《隐书》。宴集受事粗毕，西王母、上元夫人各去，唯王君复留。于是君与二弟决别，而与王君俱之赤城玉洞之府也。道次诸山川，有司迎启引者将以千万矣。临去，告二弟曰：「吾今去，便有局任，不得数相往来，旦夕相见。要当一年再过来于此山，三月十八日、十二月二日，期要吾师及南岳太虚赤真人，游盼于二弟之处也，将可记识之。有好奇道者，待我于是日，吾自当料理之，有以相教，训于未悟。」

于是二君留治此山，洞内立宫，结构于外，将道着万物，流润苍生，德加鸟兽，各获其情，神验祸福，罪恶必明，内法既融，外教坦平。尔乃风雨以时，五禾熟成，疾病不起，暴害不行，境无灾眚，邑无贼兵。时父老谣歌曰：

茅山连金陵，江湖据下流。三神乘白鹄，各治一山头。  
召雨灌旱稻，陆田苗亦柔。妻子咸保室，使我百无忧。  
白鹄翔青天，何时复来游？

三君往曾各乘白鹄集山之三处，时人互有见者，是以发于歌咏矣。乃复因鹄集之处，分句曲之山为大茅君、中茅君、小茅君三山焉。统而言之，尽是句曲之一山耳，无异名也。

父老虽外承茅君仙真之灵佑，而实未睹温颜于膝下。茅君亦潜闲洞宫，颐神葆真，忽臭味之交驰，远凡俗以静身，故不复外接众庶耳。唯好道骨挺之子，时得抽引相见。至于泽溉万物，德加兆民，已阴为用也。时人惟此灵德之洋溢，同于天地大神，亦显圣道之无心，因民情而为感矣，遂乃相率扶老携少，挈粮壶浆，共起坛积基，立庙观于山中，穷工肆巧，结构连阿，图三君之像于丹青之榜，书神灵之德于能宣之笔。播殖百果，竹柏成林。决利清流于毗陵之元。虎豹卫灾，巨狩备关。素鸿玄鸟，翰飞戾天。勇者慑其武，仁者怀其文。农夫感敬于洪泽，万物宗庇于灵信。垂死者必获其生，学道者栖慕于墙岸矣。

明帝永平二年诏敕郡县，修灵山大泽能兴云雨有益百姓者庙，如陈国老子庙，会稽夏禹庙，丹阳句曲茅真人之庙，长沙湘水黄陵二妃、屈原之庙，有是此之比者，皆德遗黎民，道匠万物，或标圣母之高轨，或范圣贤之灵迹，是故象以铭器，庙以期神，皆当因而营护，使守而修之。

时邑人通呼此庙为白鹄庙，而实不知司命君早已东之赤城也。昔人有至心好道入庙请命者，或闻二君在帐中与人言语，或见白鹄在帐中。白鹄者，是服九转还丹，使能分形之变化也，亦可化作数十白鹄，或可乘之以飞行，而本形故在所止也。二君性好音乐，其有所持念人每入庙者，二君常从方诸宫及西城请天妓。天妓来时，皆闻虚空之中有音乐之声来下稍近。既到，管弦歌音非人世所闻，清哀激洞而不可名。终日，乃遣妓。妓去亦复并作，并去渐远，良久乃不闻。夫此之神者，是能变化假景，因百姓之心，以顺其情耳。本真定形，故自燕逸洞台，颐光潜辉乎。

定录君曰：句曲自是司命之别宫，吾人亦不得为洞台之正主也。东卿司命监太山之众真，总括吴越之万神，可谓道渊德高，折冲群灵者也。贾玄道、李叔升、言城生、傅道流，并受司命君之要也。玄道，河东人，周威王之末年生。叔升，涿郡人，汉元帝时生。道流，北地人，汉灵帝殿中将军也。城生，吴人，后汉刘圣公时为武当郡尉也。受学至勤，并得真道，后入太山交子小白阳山中，此所谓地真者也。李冀字仲甫者，京兆人也，与司命君俱事西城王君。仲甫为入室弟子，司命君为北牖弟子。但仲甫所受业异，恒服水玉，有效，能步斗隐形，昼夜行三纲六纪之法，又作白虎七变，百余岁，转更少壮，与司命君同受还丹一剂，服而归家。仲甫相识人，相去五百里，常以张罗为业，当晨张罗，获一大鸟，视察之，乃是仲甫。语毕别去，言己复是日还家。在民间二百五十年。汉灵帝时，入西岳，去亦有迎官如司命君初发时也，受书为西岳副司命，每自叹云：「吾受业少，不如茅叔申，此亦吾之命也。」仲甫曾以七变神法传左元放，元放修之，亦变化万端矣。

据云笈七签卷之一百四，茅山志三神纪第二篇卷之第三，及真诰，逍遥子校勘整理。  
大元真人圣诞（十月初三）前一日2022.10.26

三茅真君诰志心皈命礼

天人道德，仙圣真师。

孝悌通于神明，恩泽被于家国。隐恒山而悟道，栖句曲以升天。

主岱宗衡霍之山，职赤城华阳之洞。劫运阴阳而统斡，雷霆水泽以兼司。

接二弟之英姿，授登真之秘诀。咸领神仙之策，共膺玉册之荣。

德普幽明，仁沾普率。随机赴感，誓愿弘深。

太元妙道冲虚圣佑真应真君。

地仙上真定录右禁至道冲静德佑妙应真君。

地仙至真三官保命微妙冲慧仁佑神应真君。

九天司命上卿，三茅应化天尊。

# 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茅盈祖师 ——解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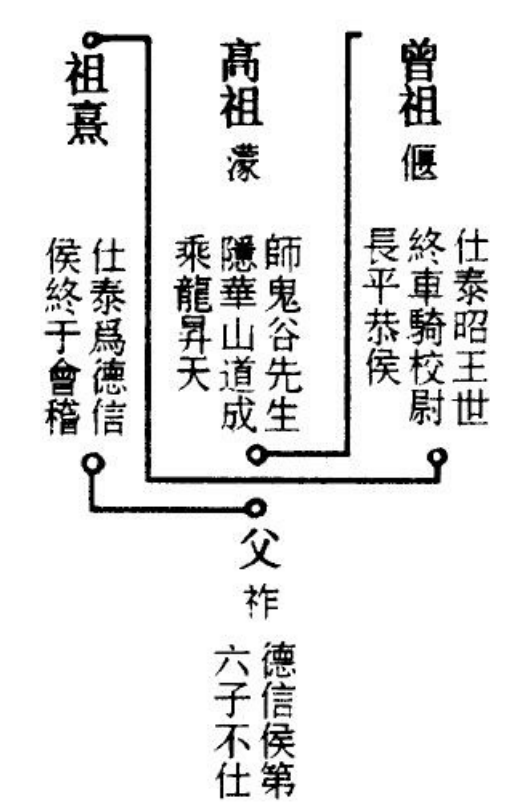
三茅真君，为汉代修道成仙的茅盈、茅固、茅衷三兄弟，出生于今陕西咸阳。是道教茅山派的祖师。道教称为大茅君茅盈、中茅君茅固和三茅君茅衷。

据《梁书·陶弘景传》记载：“句容之句曲山，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，名曰金坛华阳之天，周围一百五十里。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，来此掌山，固谓之茅山。”

出身名门，神仙世家

茅君，名盈，字叔申，南关人也。《历代神仙通鉴》称，其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十月初三出生，出生时红霞盈天三日，故取名茅盈。汉宣帝元康二年，有司奏报浙江丹阳句曲山有茅真人，中昼飞升，万姓瞻睹。

据《云笈七签卷九十六 赞颂部赞颂歌》载，茅盈高祖父名叫茅濛，字初成，学道于华山，丹成之后，于秦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乘赤龙升天。当时童谣唱到：“神仙得者茅初成，驾龙上天升太清，时下玄洲戏赤城，继世而往在我盈，帝若学之腊嘉平。”秦始皇那时正痴迷于寻求神仙长生之道，听到这些童谣，以为当中的“盈”字是指自己的“嬴”姓，相信自己能够得道升天，于是将腊月改称为“嘉平”，以应童谣，又派徐福带领童男童女，入海中寻找蓬莱仙山，以求神仙之药。《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》载，茅濛师从北郭北阿鬼谷先生。



图片截取于《中华道藏·茅山志卷之五》

曾祖父，茅偃，字泰能，是茅濛的第四子。时值秦昭王的时候，官至舍人，后来做到车骑校尉、长平恭侯等职位。祖父茅嘉，字正伦，仕秦庄王，为广信侯。“始皇即位，嘉辅帝室。当庄襄王时也，以嘉为德信侯，使招置宾客游士，欲并天下。始皇六年，韩、魏、赵、卫、楚共击秦，取寿陵。始皇使嘉将兵攻之，有功焉。卫迫东都，嘉又克讨，皆平之。始皇壮嘉志节，赐金五千斤。二十五年，秦大兴兵，使嘉攻燕辽东，得燕王而还。又遣嘉定荆，江南地皆降，是年置会稽郡，嘉将兵于会稽而亡。始皇哀其忠，因以相国礼葬之于长安龙首山西南。嘉有六子，并知名于时，始皇皆官爵承先，并各赐姓。”茅嘉第六子茅祚，字彦英，不仕不学，志愿农巷，茅祚即茅盈的父亲。茅祚有三子，长子茅盈，字叔申；次子茅固，字季伟；三子茅衷，字思和。

恒山学道，拜师王君

十八岁即入恒山学道，前后二十年。这才道成归乡。

关于茅盈祖师学道经历，不见典籍记载，据《云笈七签》等书说学道于西城王君。《尚书帝验期》曰：王母之国，在西

荒之野。昔茅盈字叔申……茅君从西城王君，诣白玉龟台，朝谒王母，求乞长生之道曰：盈不肖之躯，慕龙凤之年，欲以朝菌之脆，求积朔之期。王母愍其勤志，告之曰：吾昔师元始天王，及皇天搏桑帝君，授我以玉珮金珰二景缠练之道，上行太极，下造十方，溉月咀日，以入天门，名曰《玄真》之经，今以授尔，宜勤修焉。因敕西城王君，一一解释以授焉。

茅盈少秉异操，天才颖烁。矫志萧抗，行迈远逸。不营闻达，不交非类，独味清虚，恬心玄漠。十八岁即入恒山学道，读老子《道德经》及《周易》，采取山术而饵服之。

茅盈祖师于恒山修道六年，思念至道，诚感密应，太玄玉女梦中指点茅君“西城有王君得真道，可为君师，子奚不寻而受教乎？”茅君于是大喜，斋戒三月，拜访王君。

后随王君学道二十年，从王君西至龟山，拜见西王母。茅盈禀告西王母说：“盈小丑贱，生枯骨之余。敢以不肖之躯，而慕龙凤之年，欲以朝菌之质，窃求积朔之期。虽仰远流，莫以知济，津途坚塞，所要无寄。常恐一旦死于钻放之难，取笑于世俗之夫。是以昔日负笈幽林，贪师所生，遂遇王君，哀盈丹苦，见授治身之要，服气之法。于是静斋深室，造行其事。师重见告，以盈身非玉石，而无主于恒。气非四时，常生于内。正当率御出入，呼吸中适。和液得修，形神靡错。感应思积，则魂魄不滞。理合其分，气甄其适，乃可形精不枯。宅不可废也。若使精神疲于往反，津液劳于出入，则形当日凋，神亦枯落，岁减其始，月亏其昔矣。宜便妙访，求其长易之益。”西王母曰：“子心至矣！吾昔先师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太帝君见遗以要言，汝愿闻之邪？于是口告盈以玉珮金珰之道、太极玄真之经。盈拜受所言，稽首而立”。又告盈曰：“夫金珰者，上清之华盖，阴景之内真，玉珮者，太上之隐玄，洞飞之宝章。得其道者，皆上陟霄霞，登邀太极，寝宴高空，游行紫虚也。向说元始天王、太帝君言，是《太霄二景隐书》，玉珮金珰之文章也。又有《阴阳二景内真符》，与本文相随太上法，惟令授诸司命。子玉札玄挺，录字刊金，黄映内曜，素书上清，似当为上卿之君，司命之任矣。此道后别当付于子也。然不先闻明堂玄真之道，亦无由得《太霄隐书》也。

学道归来，不忘孝道

茅盈祖师得到西王母真传之后，于是辞师回家。自己说是在恒山北谷学儒俗之业，当时年龄有49岁了。茅君学道归来之后，父母都还尚在，见到茅盈回来，怒道：“你这个不孝子，不在家供养双亲，一心痴迷妖妄邪术，浪荡四方，真是荒唐！”说着，举起拐杖就要打。茅盈赶忙跪下，叩头谢罪道：“并非孩儿不孝，只是此身受天命，应当得道，故此才离家入山，世事难以两全，虽然未能在双亲身边晨昏定省，但是仰仗道力，却能使父母长寿康健，家门平安。孩儿学道已成，不可鞭打，此事非小，恐有意外发生。”

茅盈父亲听见儿子这么说，怒不可抑，举起拐杖就打，但见那杖打在茅盈身上，顿时断为数十截，如箭一般激射而出，射进墙壁柱子里面，应声而穿。茅父见状大惊，茅盈道：“刚刚向父亲禀告过，就是担心这种情况，任何东西打在我身上，都会有损毁。”茅父道：“你说你已经得道，那可以起死回生吗？”茅盈答道：“若是死的人作恶多端，罪孽深重，那就不可以复生；若是横遭劫难，短命夭折之人，我就可令他死而复生。”

茅父听见这么说，便说出左近已死者的姓名，问茅盈谁可以复生。茅盈便施法召来社公相问，茅父只听得中庭有人声应对，但却看不到人影。茅盈问道：“此村中已死去的诸人，有谁够资格死而复生？”众人皆听得社公答道：“某某可起。”茅盈便道：“那你便快去办理相关事宜，随后我便命人开棺掘尸。”到了晚上，社公回来答话：“事情已经办好了，这就可以掘墓发棺了。”

于是茅盈将事情前后告诉死者家人，将坟墓挖开，看那死者，只见死者双目睁开，身体已能活动，就是还不能说话，大家赶忙将他抬出，送回家中休养，三日后，已经能够坐起身，言语如常了。如此，茅盈一共救活了数十人，这些人都活了十年才又死去。

茅盈有两个弟弟，二弟名固字季伟，汉景帝时举孝廉，累迁至武威太守。三弟名衷字思和，汉宣帝时迁洛阳令，后拜为五更大夫、西河太守。两位弟弟将要上任之时，乡里亲友数百人一齐来送行，相聚欢宴，茅盈也在场，他对在座的人说道：“我虽然没有做二千石之官，但也当有神灵之职，三月十八日那天，我便要去上任，各位能来送我吗？”在座众人都相互点头道：“茅君得道为仙官，我们一定会来相送。”茅盈又道：“承诸位厚意，感激不尽，到那日，各位只要来了就好，千万不要再带礼物，我自有馈赠与大家。”

到了那日，茅家门前景地忽然自动变得平整洁净，寸草皆无，又有青缣帐幄，忽然出现，下面铺以白毡数重，可以容纳数千人之多。远近村民都被这一奇观惊动，顿时四下传开，来送行的人多不可数，数倍于前日送茅盈弟弟之时。

等到宾客都到齐了，茅盈也如常人一样，言笑招呼。众人虽然不见有人奔走整治，但却见金盘玉杯，自动便到面前，各种奇肴异果，美酒珍饈，从所未见，无人叫得出名字，仙乐飘飘，声动天地。众人见此情形，无不豫乐欢畅，人人醉饱。

第二日，迎接茅盈的仙官来到，文官则朱衣紫带，有数百人，武官则甲兵旌旗，器仗耀日，有千余人之多。茅盈便与父母宗亲辞别，登上羽盖车而去，麾幢幡盖，旌节旄钺，有如帝王一般。众仙官所乘之车，都由龙虎麒麟、白鹤狮子所驾，种种奇兽异禽，闻所未闻，飞鸟数万，翔覆其上，流云彩霞，环绕左右。迎接队伍离开十余里之后，忽然之间，全部消失不见，众人见状，莫不感慨叹息。

感化二弟，三人得道

茅盈为仙官之后，治于句曲山。句曲山中有神仙居住的洞室，茅盈便在此中住下，山下百姓为茅盈修筑庙宇来奉事之。

茅盈曾经托身神像，坐在帐内与人言谈，出门的时候，或者带领人马，或者化身为白鹄而去。若有人身患疾病前来祈求，就煮鸡蛋十枚放于帐中，片刻，鸡蛋便从帐中一一掷回，祈求之人将鸡蛋拿回家，剖开来看，如果中间没有蛋黄，那病者就会痊愈，如果中间有土，那病就不会好了，就以此作为征候。

庙中又常常有仙乐异香，奇云瑞气，茅盈来的时候，有仙乐环绕，前后导从，茅盈自天而下，有时会逗留数日才走。住在附近的人，仰赖茅盈之德，从无旱灾疾病，蝗蝗之灾，山上也不生刺草毒木，虎狼之属，当时的人，便因此称呼此山为茅山。

后来，茅盈的两个弟弟年老体衰，到七八十岁了，便弃官委家，汉元帝永光五年三月六日渡江南下找到茅盈。

茅盈教他们修炼，却老还童，两人便在茅山洞中修炼，历经四十余年，也得道成真。

据《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》说，至汉平帝元寿二年八月己酉，太上老君派遣五帝使者，持天帝符节，以白玉版黄金刻书，加九锡之命，拜茅盈为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，主理吴越生死之籍。又派遣使者以紫素策文，拜茅固为定录君，茅衷为保命君，三人皆为上真，故又号三茅君。大茅君茅盈的府邸在赤城玉洞，有玉童玉女各四十人，出入太微，受事太极，总括东岳，司命司禄。中茅君和茅君为地仙，中茅君治茅山，兼统地真。三茅君治良常之山，总括岱宗，领生记生，位为地仙九宫之英，劝教童蒙，教训女官，授诸妙灵，莅治百鬼，镇阴宫之门。

《三茅真君加封典事》也有“窃以茅氏之宗，仙源甚远。大茅君盈，次固，次衷，兄弟三人，岩栖谷隐，精炼道真，累功积行。得道之后，领括群仙，受事太极，司命岳府，考校乎吴越之境，留治乎赤城之山”。

《后汉书·郭太守传》附有《茅季伟传》，后汉流行《茅山父老歌》，又作《三茅歌谣》，即颂咏三茅事迹。陶弘景编定《真灵位业图》即称大茅君茅盈为“司命东岳上真卿太元真人茅君”，列上清左位；称中茅君为“句曲山真人定禄右禁师茅君”、“右禁郎定禄真君中茅君”，列太清左位和第六中位；称三茅君为“三官保命小茅君”，列第六左位。

宋时，太宗真宗封他们为“真应真君”、“妙应真君”和“神应真君”，统称“九天司命三茅应化真君”。

三茅真君成道后，道著万物，流润苍生，德加生灵，俱获其情。百姓有求，无不感应，默佑之恩，众口皆碑。句曲山留传已久的歌谣说：“茅山连金陵，江湖据下流。三神乘白鹤，各治一山头。召雨灌旱稻，陵田亦夏柔。妻子咸保室，使我白无忧。白鹤翔青天，何时复来游？”道经赞其曰：“孝悌通于神明，恩泽被于家国”。

三茅真君曾经乘白鹤会集茅山大茅峰、中茅峰、小茅峰，时人称句曲山为大茅君、中茅君、小茅君。经书称赞是时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灾害不起，后人为纪念其功德，立庙奉祠，时称“白鹤庙”，遂改句曲山为茅君山，简称茅山。尔后，四方信士来此敬香，踏访仙踪。年复一年，一直延续到今，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。

《修真十书杂著捷径卷之二十四》有《三茅真君诀》“神养于气，气会于神，神气不散，是谓修真。子不离于母，母不放手，子母共守，长生不死。”《正统道藏洞神部》收录有《上清司命茅真君修行指迷诀一卷》、《正统道藏洞真部》收录有《九天三茅司命仙灯仪》。

### 三茅真君宝诰

天人道德，仙圣真师。孝悌通于神明，恩泽被于家国。隐恒山而悟道，栖句曲以升天。主岱宗恒霍之山，职赤城华阳之洞。劫运阴阳而统轸，雷霆水泽以兼司。接二弟之英资，授登真之秘诀。咸领神仙之籍，共膺玉册之荣。德博幽明，仁霑普率，随机赴感，誓愿弘深。太元妙道、冲虚圣佑真应真君、地仙上真、定录右禁、冲静德佑妙应真君、地仙至真、三官保命冲惠仁佑神应真君、九天司命三茅应化天尊。

“来源：道教之音（道音文化）